

# 松平里

大风



松平里

辛大明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

松平里

---

作者 辛 大 明

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

北京府前街一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

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---

〔8252〕1—5000

**定 價：4400元**

日 錄

- 引子 ..... 一  
一 出發 ..... 二  
二 到了目的地 ..... 三  
三 碰到了困難 ..... 四  
四 自己想辦法 ..... 五  
五 我們有辦法了 ..... 六  
六 徒弟都了解了 ..... 七  
七 積極分子會議 ..... 八  
八 機器的呼喊 ..... 九  
九 組織起來了 ..... 十

一〇

家家忙着弄軍糧.....

一一

『何故不食』.....

一二

熱烈的競賽.....

一三

送軍糧.....

一四

聯歡晚會.....

一五

一定要再來呀.....

結尾.....

引子

廢物的旗幟跟着飄啊！

軍隊老百姓拉起手來！

跳起舞來！

春的陽光

雙雙的，

當無窮花滿開的時候，

找到了自己的家。

跳起舞來，

啦啦啦，啦啦啦，

真高興，多快樂呀！

啦啦啦，真快樂無比呀！

這支朝鮮歌『勝利的旗幟』，詞兒寫的真美，唱起來挺好聽，朝鮮的姑娘們、小伙子們，跳起舞來，也非常好看。我第一次聽到唱這歌，看到跳這歌的舞，是在漢江

北岸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裏。那天我和志願軍的一位民運幹事楊凡同志坐在防空洞裏，他翻開小筆記本，給我說着他親自參加的這次撥糧救濟朝鮮被難的人們經過的情形。

他向我詳細的談着遭朝鮮人民軍與我中國人民志願軍痛擊後，向漢江南岸潰退的美國侵略軍與李承晚匪軍，在這一帶駐紮時的罪行；成批的和平居民被屠殺，成片的村莊被焚燒；許多朝鮮的和平居民流離失所，沒有房子住，住在山洞裏；沒有糧食吃，挨着餓。中國人民志願軍曾撥了幾百萬斤的糧食，和一百多條『白條豬』，來救濟這些被難的和平居民們。在這工作中，有許許多多的，表現了中朝真摯友誼的故事。楊凡同志非常興奮的給我敍說着，我也非常興奮的聽着。防空洞很窄小，很陰暗，我彎曲着身子記錄，一會兒，胳膊、腿腕子痛的不行，眼睛也痛，我實在呆不住了，便爬出防空洞來，想伸伸胳膊、腿，鬆鬆氣。當我剛從稻草堆後面一冒頭的時候，就看見在當院裏，早已有兩位穿着整齊的志願軍軍裝的青年，在唱着『勝利的旗幟』，並跳着

舞。其中一位，我認得，是文工團的女團員艾文秀，聰明、活潑，又會唱歌、又會跳舞，特別會說話，不管什麼事，經她的口裏說出來，就特別生動有趣。她給我介紹另一位說：『這是位朝鮮同志，名叫金燦明，才參加咱們火線文藝組不到二十天。』我們握了握手，我這才注意的看了看這位青年同志，她有着剪短齊耳的、烏黑的頭髮，圓圓的胖胖的發着鮮紅色的臉，彎而細長的眉毛，小而聰慧的眼睛，穿着乾淨而整齊的軍裝。艾文秀見我打量金燦明，便笑着說：『又想在她身上找材料了吧？我先問你，你到咱們這裏，吃的什麼飯？』我說：『大米飯。』她接着說：『你知道這大米飯從哪兒來的呢？告訴你，就是金同志那個里（村），那個面（區）借來的。——你看。』她說着，從掛包裏取出一個布包，打開布包，取出一個二尺多長，一尺多寬的，鑲着黃色花邊的，紅綢子的旗幟，上邊綴着黃色剪字的中國字，中間大字是『中國朋友誼萬歲』，上面小字是『中國志願軍留念』，下面小字是『朝鮮安吉面全體人民敬贈』。艾文秀向我解釋說：『這就是金同志那個面送我們的。剛才我們唱的跳的那個「勝利的旗幟」的歌和舞，就是我們和他們開聯歡會的時候，唱給我們聽，跳給我

們看的，哎呀！那場面是太感動人了！」她這一說，我的勁頭也來了，我連忙說：『你把這，詳細給我談談好不好？』楊凡說：『你先要她給你談談我們上次借糧工作的情形，回頭我再給你談撥糧工作的情形，你就會更全面的了解這個問題了。』我高興的說：『好，小艾，那就請你先給我談談吧！』她似乎在回憶什麼似的說：『這件事太使我感動了，可惜我不會寫，不能把當時那種情景寫出來，要是寫出來，我想誰讀了也會受感動的。』我說：『是呀，你怎麼不自己寫呢？這些你親身體驗的事，要是你自己寫出來，我相信一定比我寫的要好的多。因為你再給我說，我總是隔一層兒。』她說：『是呀！我也想把我嘴說的，用筆寫下來，前幾天我也試做過。可是，說實在話，叫我用嘴說，我的確還說的生動；一提筆寫，筆老是不跟嘴走，沒辦法，還是我說你寫吧！』我由於急於想知道這事兒，便也不再多說了。我說：『好吧，你說，我寫。』我們幾個都坐在了草堆上，我準備好了筆和本子。她說：『好吧，說吧，楊凡同志是我們一塊兒工作的，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的組長，金燦明同志就是故事裏的主角兒，你耐心點，讓我從頭到了的給你說吧！』

## 一 出 發

沒有星星，沒有月亮，滿山遍野凍得硬邦邦的積雪，白晃晃的，使人們可以隱隱約約的分辨得出這朝鮮南部的大小小的山巒，彎彎曲曲的道路，與疏疏落落的村莊。就在這樣的一個夜晚，有一支小小的隊伍，你遠看：像一條小爬蟲似的，他們爬過一個山頭，穿過溝渠，穿過村莊，再爬過一個山頭；你近看：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他們都穿着棉軍服，背上揹着背包，肩上掛着乾糧袋，有的還扛着槍。雖然零下三十度的寒風刮着他們，他們的腳踏的雪咯嚓咯嚓的響，可是他們並不寒冷，爬山爬得他們頭上冒汗，有的人還唱着這樣的歌：

沒有星星，

沒有月亮，

滿山遍野白雪晃晃，

喀察喀嚓……

腳踏着雪；

哎噏哎噏……

肩扛着槍；

排成一行一行的隊伍，

冒着寒風，

穿過溝渠，

翻過山崗。

爲了抗美援朝，

志願軍的勇士們！

帶着憤怒與勝利的心情，

勇敢的前進吧！

這就是我們的隊伍，臨時編成的工作隊。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號的晚上，我們從漢江向北走，剛出發的時候，可冷呀，風刮到臉上、手上，那時候，我才真正體會到

『寒風如刀割』的那股滋味兒。我們都把前面的帽沿，與兩邊的帽耳朵放了下來，手放在棉手套裏。我認爲，臉上最不耐凍的是鼻子，它凍的疼，直流清鼻涕。走起路來，一股寒氣，從鼻孔透入胸腹，肺裏的氣，好像被堵着了似的，有些喘不過來。上山的時候，向南的坡上，積雪被太陽化成了水，晚上就凍成了冰，皮底兒的大頭鞋，好像在玻璃磚的坡道上行走，一走一滑拉，這一步站穩了，生根了，才敢抬起腳走那一步，都盡量的找樹枝、樹籜、草桿攀拉着前進。你聽吧，真熱鬧，咱們一隊五十幾個人，只聽見『咕咚咕咚咕咚』的響，這個摔倒了，那個摔倒了，一串摔倒了。我呢？當然也一摔一個坐股蹲兒。不過還好，我前面走的是民運幹事，咱們的楊凡同志，他有辦法，他從國內出來，一直就帶着一雙布鞋，一上山，就換上布鞋走。他拉着我，我還摔的不多。可是在我後面走的秘書室的文書小梁，摔得來直叫喚，我見他那狼狽不堪的樣兒，又耽心，又可憐，又可笑。我一邊走，一邊摔，一邊唱着：

摔倒了爬起來！  
肚子餓了緊褲帶！

打仗就是打困難哩，

同志哪！

誰戰勝了困難，

誰佔先，

是英雄，

是好漢。

快到山頂的時候，都唱起來了。這時候，誰也不冷啦——帽沿也翻上去了，帽耳

朶也捲起來了，手也露在外頭啦，鼻子也不痛啦！出氣也不堵啦！頭上身上都冒汗了。

下山的時候，是向北的陰坡，雪沒有化，踩在雪上不太滑，好走的多啦。

就這樣，翻過大小四個山頭，來到了安吉面。剛到村口，就聽見『嗡嗡嗡嗡』的聲音，敵人的飛機來了。我們坐在路邊停了停，吸煙的同志都用手把煙頭上的火捂了起來。一會兒飛機過去後，我們才進了村。帶隊的黃科長同翻譯申同志，打上個電話，找面的負責人去了。大家聽說到了目的地了，都把背包、乾糧袋、掛包放了下來，有的在房簷下，有的在稻草堆，有的在大樹下，都東倒西歪的休息下了。這時

候，疲倦極了，誰也不願意說話，都閉着眼睛喘氣。我也睏極了，倒在稻草堆打起盹來了。正睡得矇矇朧朧的時候，忽然有人抓着我的肩膀直搖擺，我非常不耐煩的，迷哩馬虎的閉着眼睛說：『去去去！我睡覺。』說完了，我才睜開眼睛一看，原來是楊凡。他說：『同志，可不敢睡着了，睡着了會感冒的。』說罷了後，他便大聲的向大家說：『同志們！都別睡着了，睡着了會感冒，會鬧病的！』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又去搖擺別的人去了。經他這一說，人一清醒，的確感到冷起來了，便爬起來坐着。坐了一會兒，更冷的不行了，把敞開了的領口，又扣了起來，把帽沿帽耳朵又放了下來，把鬆了的腰皮帶，又緊了起來。可是，再過一會兒，越是冷了，汗濕了的襯衣，貼在背上，像貼上了一塊冰似的，好些人都站起來跺腳，的確冷極了，都睡不着，有的扯開談，有的哼着歌子。我見小梁歪在我旁邊，縮成了一團，坐着讓兩隻腳打架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又疲倦又冷。我又睏但又不敢閉眼，便和他閒聊，我說：『小梁，你說，把美國鬼子殲滅了，全朝鮮解放了，回國後，你首先要做什麼？』他好像早就想好了似的，毫不思索的回答說：『我再回到北京的時候，首先是洗個澡，大吃一頓，睡三天

覺。——你呢？」我說：『我是要求能見見毛主席，看看天安門，逛逛咱們的首都北京就滿足了。』小梁說：『你真該看看北京呀！真是，北京解放這兩年來，一切都變了樣，從抗美援朝這個運動上，你可以看出北京的工人、學生、市民，思想都有了很大的進步。市面、街道的建設，很多離開北京的人再回來，都說認不得了。天安門，真偉大，紀念國慶的時候，五十萬人在那兒集合，毛主席在那兒給大家講話。——

哎，我到了朝鮮，才真正的體會到和平與自由的可貴，你看這朝鮮，被美國鬼子弄得——好好的城市、村莊，成了一片瓦礫；在漢城、平壤，好好的馬路，白天沒有人行走。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多少人流離失所……。』我說：『是呀，要是我們不來抗美援朝，美國鬼子打到我們的祖國，我們祖國也將遭到同樣的危害。我也是在出國後，才更具體的體會到抗美援朝與保家衛國的真實意義。』我們就這樣聊的正有勁的時候，一股白光朝我們這兒一晃，我扭頭一看，見是黃科長晃着個電筒回來了，大家都靜了下來，黃科長向大家說：『同志們！我見到面裏的人民委員長了，我把朝鮮人民政府與我們的信給了他，他看了很高興，我們先到村東頭小學校集合，由人民委員長

給咱們介紹一下這面裏的情況，咱們再討論一下，看工作如何進行，大家跟着我走吧！」